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 尚書詳解卷十三

宋 夏僎 撰

##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自契至成湯八遷自湯至盤庚又五遷所謂五遷者葢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盤庚又遷亳故此序言盤庚五遷葢謂自湯至盤庚凡五遷

都也彼唐孔氏不知此五遷之說乃謂據經只有四遷則祖乙必自耿遷他處盤庚又自他處遷亳不從耿遷亳此蓋弗深攷之過也林少頴謂祖乙自相遷耿其地泉濕爲水所圮欲遷他所而重勞民遂留于耿及盤庚即位而民之被墊溺爲甚謀遂遷于亳殷故此序所以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亳即湯所都之邑也殷亳之别名周希聖謂商人稱殷自此以前惟稱商而已自盤庚既都亳于是商殷兼稱或單稱殷

也盤庚遷殷而民皆咨嗟相怨者蓋耿地乃漢皮氏縣之耿鄉其地沃饒而障塞易以致富富家巨室居之既久皆總于貨寳今雖為水所圮而皆傲上從康不可教訓至于閭閻之民則皆苦于蕩析離居而罔有定極盤庚于是謀居于亳蓋擇高燥地而居之也是舉也是小民之利而富室之所不欲故唱為浮言以揺動小民之情乃咨嗟相怨而不欲遷盤庚于是登進厥民告之所以遷都之意且戒羣臣無扇浮言

以揺感斯民之視聽使羣臣不敢肆爲過犯之言而民皆樂從以遷此盤庚三篇所由以作也以三篇皆是告臣民之言而告之之目有先後故分爲三而篇以上中下别之唐孔氏謂此三篇以民不樂遷開釋民意告以不遷之害與遷之善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已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人心故其辭爲切中篇民已稍悟故其辭畧緩下篇民既從遷故其辭益緩此說是也彼王氏乃謂上篇告羣臣殊不知

盤庚教于民則未嘗不告民也中篇告庶民殊不知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則未嘗不告臣也下篇告百官族姓皆强生分別歧之于經一無所合未可從也

盤庚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兹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適之也盤庚將遷于亳殷之地而民不肯之亳殷所

有之邑居盤庚于是率籲衆慼出矢言以告之也籲呼也與無辜籲同矢陳也與夫子矢之之矢同蓋呼率衆憂之人而出陳其誓言以告之也我王指祖乙也言祖乙自相來居于此耿地者其意將以安國勢定民居重其民而不欲盡置之死地也劉殺也故言重我民無盡劉猶言重我民無盡置之死地也然祖乙之初雖欲安國定民奈何居之既久其地濕㵒墊隘民不能相正以生故我今日謀欲從遷殷者乃所

以安爾衆也非勞爾衆也又況今日之事又非盤庚私意蓋我有是心以是心而稽之于卜而卜之所言果曰如我所欲遷則是盤庚之遷非私意矣故繼曰卜稽曰其如台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盤庚上既言今日之遷乃稽諸卜者如此故此遂言先王遷都之事以見所遷出于不得不然非好生事煩民也服事也謂我商家自成湯以來凡有所事無不欽慎天命所在未嘗好為多事然猶不能常安其居自湯至今且五遷都矣則遷都之事豈得已而不已乎盤庚既言先王遷都出于勢之不得不然故遂言我今日所都耿地為水所圮是天命已有一定不易之斷矣天命既有一定不易之斷儻盤庚不能順

古先王遷都之事而視民利用遷則是不知天之斷命天命且不能知況能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乎烈業也顛木木之仆地者也蘖木之芽也蓋亳邑成湯之舊邑成湯所以成商家莫大之業者實在于此其後嗣王去亳遷于他邑則亳邑廢矣如木之已仆也盤庚謂我若不順故事而遷都亳邑則天命且不我居況能承先王成功之故地而居使亳邑既廢如木之顛仆而復生芽蘖乎盤庚言今日若不遷

則上違天命下廢先王之業故于下遂言我今日遷
都非有他也天將永我商家社稷無窮之命于此新
邑使我于此繼紹復興先王之大業以安定四方而
已故曰天其永我命于此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
綏四方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
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盤庚三篇雖曰上篇作于未遷時中篇作于將遷時下篇作于已遷之後然上篇亦不是未遷時一時之言觀此篇上既言盤庚率籲衆慼出矢言此又言盤庚斆于民則知非一時之言矣林少頴謂耿地潟鹵有沃饒之利不利閭閻小民而利富家巨室盤庚將遷始於富家巨室不悅故扇為浮言以簧鼓斯民至其中則小民亦皆咨怨不適有居雖其間有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往往又為在位所沮難不能自達於

上當此時如人之身風邪入其肌膚而亂其脈絡關竅閉塞而不通茍不能究其所以受病之處而徒攻之以毒藥與病勢爭於閉塞之間則將有不可測者矣故盤庚當遷之時于是推原其受病之處謂民之所以未諭者本于富家巨室謀利自居傲上從康不能率典法而肆其巧言以扇惑愚民使欲遷之心鬱而不伸故其教于民也必自有位者始然雖自有位者始亦非作一切新法以整齊而脅從之也乃使之

用常舊服以正法度所謂常舊者故事也服事也葢先王之時其遷都已有故事今有位者但以先王遷都故事正法度率民以遷而已既使之用故事以正法度然又恐其憚于遷都于民之欲遷而以言箴上者乃遏絶之使不得上達故又告之使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葢耿地潟鹵不利小民必有欲遷者民欲遷而上未遷則必有箴規之言故盤庚于是使在位者不得隱伏而遏絶之使不得上達也此葢史官先

總序其大意以表見當時上下之情所以既壅而復通者皆盤庚能審人情之變而處之得其當也史官既總序盤庚作書大意故此下遂載當時告教之言

王命衆悉至于庭者謂命羣臣及庶民皆至庭聽告戒也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者謂臣民既至王于是告之曰來爾衆予告汝以今日所以訓飭汝之意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猷謀也謂爾衆所以不從我以遷者以各有私心有私故有蔽惟能謀去汝私心

不為物所蔽則必能明利害之實而不至于傲慢上命不肯徂遷而自從其苟安之私志也林少穎謂天下利害不難知也人惟心平氣定不為名所惑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惟心之所存惑于利害之私將見利而不覩害利害實亂之矣遷之利不利在盤庚時可一言而决矣惟羣臣貪沃饒之利習奢侈之欲二者接乎胷中故傲上從康而不自知則盤庚所以必告之以汝猷黜乃心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盤庚既告其臣使黜其私心不得傲上從康故此遂稱先王之時其臣從其命令無敢違者古我先王葢泛指成湯以下凡商之賢君也舊人亦泛指先王之臣也葢言我先王謀任舊人與之共政故當時為之

臣者于先王播告其所修之政于天下皆能奉宣德意未嘗敢隱匿其指故先王大敬其臣然臣雖曰奉宣德意未敢匿指然亦未嘗有一言失于過逸足以扇惑民聽故當時非特君敬之而民亦大變所謂變者葢變其所為而從上之所為也盤庚之意葢謂先王之時其舊臣所以為先王所敬者以其不匿厥指也所以為民所從者以其罔有逸言也一說又謂先王謀任舊人故舊臣于王有所播告皆能奉宣而無

隱匿惟其如此故先王在上但恭已正面大敬其為君之道而已雖未嘗有過多于言辭而民已變而從化矣此說亦通盤庚言此葢謂先王之時于上所欲為皆頼其臣之布宣而奉行之今我雖得臣乃不能然故繼言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葢謂今日之遷汝衆當率民共往而乃聒聒然肆為多言務為險膚之說起信于人我意尚不知汝所訟訴者果為何事況望汝奉宣德意而不匿厥旨者乎險謂

利口相傾者膚謂淺近而不由中者二者皆誕妄無實之言乃欲以此取信于流俗即所謂而胥動以浮言者是也王氏謂不夷為險不中為膚此說是也盤庚既責羣臣不能如先王之臣奉宣德意乃以浮言惑衆故此又謂我今日所以致爾衆敢傲上從康肆為浮言非我自荒棄此德不如先王圖任舊人也乃羣臣見我寬容如此乃含茹吾德玩習恩惠不畏懼我一人故敢傲上而不從以遷汝既不畏懼我一人

而肆為浮言不從以遷我不于其始萌之時而遏絶其勢而今乃至于無所忌憚以簧惑流俗以至舉國之人皆相與怨咨不適有居是我于汝譬如火焉不于其始焚之時而撲滅之且坐視之燃遂至延蔓而不可救是我之拙謀作成汝之過逸此盖盤庚自責之辭也蘇氏謂此篇數言用耆老又戒以無侮老成以此推之則凡不欲遷者皆衆穉且狂也此說有理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

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
其罔有黍稷

盤庚上既言爾羣臣不當傲上從康故此遂廣譬曲
喻以盡其意王氏謂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言下從
上小從大則治此申前無傲之戒若農服田力穡乃
亦有秋此申前無從康之戒葢綱者網之索也舉其
索則網之目皆有條而不紊服田力穡謂盡力于稼

穡之事則享有秋之利此蓋能近取譬謂羣臣所以扇為浮言而不遷者惟其傲上從康故盤庚言下之從上能如網在綱則固將無傲也相率以遷不憚少勞如農服田力穡則固將無從康矣此蓋所以優游厭飫使曉然知利害之實也利害之實如網在綱如農力穡其理灼然故汝羣臣當黜傲上從康之心而施實德于民也蓋羣臣欲民不遷故扇為浮言皆謂遷則勞不遷則逸皆一時姑息之言非實德也惟率

民以遷不恤一時少勞而使之終獲無窮之安逸乃所以為實德也故曰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盤庚既言施實德于民而又言至于婚友者葢羣臣之私心所以安土重遷者徒為婚姻僚友之計初不能為民深慮故盤庚于是言汝誠黜其私而施實德于民則非特民受其賜而汝婚姻僚友亦被其實德矣此盤庚所以必言至于婚友也汝羣臣旣施實德于民而又及于婚友則我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之實所謂

積德葢謂先王之時爾先正之臣率民以遷以施實德今汝又能率民以遷則是有積世之德在民也盤庚既以美言誘羣臣使之率民以遷故又責之曰施實德于民其或不知畏惕無所忌憚公然惑衆使之不遷則是大流毒于遠邇也戎大也謂民遷則有一時之勞而享終身之逸不遷雖目前少安而喪亡無日故不遷乃是大流毒于遠邇也誠如是則若怠惰之農徒憚一時之勞肆然自安不能黽勉以作勤勞

之事不肯服事于田畝之間如之何可以獲黍稷之利哉林少頴謂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辨論皆相顧成文既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越其罔有黍稷既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其猶可撲滅文雖渙散而意則相屬以是知盤庚之言雖佶屈聱牙不可遽曉然反覆求之于人情甚近也此說甚善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

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盤庚上既言汝羣臣不肯率民以遷如惰農自安終無黍稷故此又責之曰汝自今以往若不能調和其善言以曉喻百姓而使之必遷而徒扇浮言以慼民則是汝自生毒螫至于敗禍姦宄以自取災害于身而已盖遷都之計上合天心下從人欲必非羣臣所能沮再三訓誥不從則刑罰及之是汝所以至于敗禍姦宄皆汝自取災害非我一人不忍也故盤庚所

以又言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盍謂民愚無知所賴以訓迪使知遷都之利實惟汝臣今既不能和吉言于百姓而扇浮言以鼓惑之則是汝自以毒為民之先故我罰之亦理當然然當此時之後奉持其痛而思悔則先悔之其于身何所及哉盤庚言此盍謂汝前日不使民遷我固緩汝之罰今若更不肯遷則我罰及汝如痛已切體雖悔無及固當悔之于未然之前也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盤庚上既儆羣臣謂汝若不遷則罰及爾身弗可悔故此又言小人于口舌言語尚不敢妄發令爾羣臣乃敢肆為浮言是小人之不若也相視也與相在爾室之相同憸人小人也盤庚謂我相視一時小人或

事有不如意而懐不自已之誠發箴規之言猶且相顧視不敢妄發則或以口過取禍彼小人于箴規之言猶畏如此然我萬乘之主生殺之柄在吾掌握實制汝短長之命汝茍以遷都非利何不入告于我而乃相揺動以浮言以此言恐動沉溺于衆民肆言無忌如此是憸民之不若也盤庚既言羣臣肆言無忌曾小人之不若故又言汝今日以浮言感人其勢熾盛如火之焚燎于原野其勢雖不可嚮近而猶可以

遏絶而我之威權亦可陷汝于刑戮而止其妄說也爾羣臣若果肆言不止則我以刑戮加汝當是時則是汝衆自為不善之謀所以陷于刑戮非我一人之咎也故曰則惟汝衆自作不靖非予有咎陳博士謂盤庚責羣臣不欲遷何不告我然即有不欲遷者以告盤庚則盤庚將自中輟乎曰可否相濟君臣之常使其告也則盤庚尚得而開諭之惟其不告而以言惑人此所以難化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遲任于經不見鄭氏謂古之賢史也盤庚上既言汝羣臣不能率民以遷我將有罰及汝又恐羣臣以盤庚為濫刑故此又言我惟用舊人爾皆係舊人子孫我豈敢妄罰汝但恨汝不能用我命故自速其辜爾

蓋盤庚所告者大抵皆世家巨室故舉古賢史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器舊則弊弊則必易新者而人則不厭舊用舊人非如器之貴新古我先王與汝祖父相與同其勞逸則汝羣臣皆舊臣之子孫也予豈敢動用非罰以加于汝身哉于是世世選用爾之勞績未嘗敢掩蔽爾善者蓋所以盡著舊之意也雖然不掩爾善茍汝不忠于國而傲上從康則我亦不敢以非德原汝而不加以刑也故又繼

之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

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大享謂大烝之類言我祭享于

先王之廟爾祖亦從而與享善則作福不善則作災

未嘗容私于其間則爾之致于儆上從康先惡于民

以自災于厥身予其敢動用非德而赦汝哉言罰之

與德皆簡在先王與乃祖之心而非我之敢私也林

少頴謂此雖言器非求舊惟新而盤庚舉此但以證

人惟求舊爾故下文繼以古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

胥及逸勤以至不敢動用非德文勢首尾實相貫穿無取于器非求舊以為新邑之喻若蘇氏謂人舊則習器舊則弊當使舊人用新器我所以從老成人之言而遷新邑此皆求之之過也詳攷下文未嘗有遷邑之意則知少頴之説為長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盤庚上既言我于生殺賞罰之權皆簡在先王與汝

乃祖父之心則汝之傲上從康我必將罰無赦故此以遷都之定計告之遷都之計非不善也但汝衆臣執志不堅故以為難爾故盤庚于是告之曰今日之事其難者不在乎他如射之有志所謂射之難者志于鵠而已能志于鵠則雖難無有不中遷都雖有一時之勞爾羣臣苟執其一定之志則功豈有不成哉故為今日計當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謀為長久之計可也葢盤庚之遷將以避害就利則當時能深

思遠慮之人必有以遷為利以不遷為害者詳攷此篇則盤庚之遷其不欲者特世家巨室所謂老成人與小民無不欲遷也其所以咨怨者特一時浮言所惑耳故盤庚于是告羣臣使之不以老成人為昏耄而侮之不以幼孤之人為不能自立而弱之惟酌諸老成與小民之言則遷都之利害決矣此即所謂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能不侮老成不弱孤幼則必能各思長久于所居而勉出其力聽我一人之謀而

相從以遷也此所以又繼之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

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上既飭羣臣使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故此遂以賞罰儆之謂聽我言則賞不聽則必罰無赦也無有遠邇謂待臣無有遠近待之如一也所謂待

之如一者謂爾衆不能助我遷而胥動以浮言則是用罪者也用罪則不間遠近凡有死之道者皆伐之能助我以遷而敷實德于民則是用德者也用德則不間遠近凡遷善之道者皆彰之也曾氏又謂用罪猶言用罰也用罰以伐其有死之道者用德猶言用賞也用賞彰其有善之道者二說皆通盤庚上既言汝衆助我遷則賞不助則罰故誘掖之曰今日之事汝勿謂吾濫于賞罰也遷之而邦善則是爾衆能黜其

傲上從康之心而從我以遷之功也若其不善則罪不在汝乃我一人有佚罰以致之葢有罪不罰與罰不當罪皆佚罰也盤庚言此謂我以賞罰勸戒臣民使之必遷則遷之不善誠盤庚之妄用賞罰也盤庚既以功歸臣下以罪歸已故遂飭之曰凡爾衆其惟致告葢出令者君也推君令而致之民者臣也今盤庚既自任遷都之責謂遷苟不善罪在一人于是所以責羣臣而使之致其告戒之言于民也盤庚既使

羣臣致其所告于民不得復鼓浮言故又飭之曰自今已往至于後日惟當各自恭敬汝所治之事整齊汝所居之位以法度制節汝口使無復肆為浮言不然則吾有罰以加爾之身汝欲悔而不可也唐孔氏謂盤庚上篇之言切是也少頴謂居人主之利勢而生殺予奪之權在于掌握言出于口則羣臣百姓憚其威畏其命無敢違者今盤庚之遷羣臣乃傲上從康肆為浮言以逸上令使盤庚以人主利勢而與之

較驅之以刑罰而使遷則誰敢違者今乃反覆曉諭若是之甚不忍加刑罰于臣民者盖得天下在得民得民在得心得心之道在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耳今盤庚之遷乃欲聚民所欲去民所惡苟先以勢力與較則失民之心雖强之使遷天下自此危矣故寧為優游不忍之辭以開諭其心使知吾之意在于去所惡聚所欲則不失民心而不害其所以為遷此盤庚所以大過人也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林少頴謂盤庚三篇之作先后不同故史官析為三篇而每篇之首必志其所作之時以為之別上篇言盤庚遷于殷至出矢言中篇言盤庚作惟涉河至咸造勿褻在王庭下篇言盤庚既遷至綏爰有衆皆志

其所作之先後也然則此篇必言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者葢盤庚上篇丁寧反覆告其民以遷都之意則臣之傲上從康不可告訓與民之相與怨咨不適有居者稍能自悔而遷都之謀決矣于是將與之涉河以遷焉故言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作有行意詩言與子偕作與子偕行則行與作葢一義耿在河北亳在河南故其將行必自北渡河而南也盤庚將行又恐民情好逸惡

勞樂因循而憚改作猶有弗率者于是乃以話言陳說其向來不率之狀將以大告其民而用其誠信于爾衆故曰誕告用亶其有衆亶者信也子夏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盤庚之意蓋謂遷之而誠信未著于民則強之而已是厲民也此盤庚所以必用亶于有衆也盤庚既用誠信于衆于是致萬民而使咸至于外朝且使之不得褻瀆而傾聽上令也盤庚既使之勿褻在王庭于是乃升進其民而告之

自明聽朕言以下即盤庚登進告戒之言也蓋盤庚將出話言恐羣臣聽之不誠故先敕之汝當明明以聽我之言不可如從前之荒怠而遺失我今日之教命也下文即所出之教命也所謂無荒失者無荒怠而失此教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盤庚上既告臣民使之明聽朕言故此遂嗟嘆而言之古我前后謂盤庚已前諸君或指商以前而言不特成湯祖乙等也葢下文言殷降大虐先王不懐既是指湯而言故知此指指商以前諸君也盤庚謂往古我之羣后凡有施為無不惟民是承如使民如承大祭之承承之為言奉也無不為民之故而奉以周旋也惟前后惟民是承故為之民亦保后之胥慼所謂保后胥慼者葢保衛其后而相與同其憂慼也子

和張彥政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則憂民之憂者保后胥慼則民亦憂其憂也惟前后能惟民是承而民又能保后胥慼君民相與如此故當時舉事無不浮于天時浮于天時有二說張彥清謂浮如物之浮水東西南北無不惟水勢是適無所底滯今先后之君民相與如此故凡有為有行未有不順于天時蓋謂天時可行在我不敢強止天時當息在我不敢强作此之謂浮于天時林少穎則又

依蘇氏謂浮為勝謂古者以過為浮浮之為言勝也言君民相與同憂如此故雖有天時之災皆可以人力勝之也此二說皆通盤庚上既引言先后君民之間相與如此率能浮于天時故此遂言我商之先后惟知此理故天降虐罰于殷如仲丁在囂河亶甲在相祖乙在耿皆迫于禍災不能自已故先王于是不敢懷居故邑于是見幾而作視民所利而率之以遷則先王于遷都之事非不善也先王之事既如此汝

視羣臣何不念汝所聞於我古先后之事其所以遷者大抵敬汝民而承之使汝相率以遷而共其喜樂安康之事而已我之遷都既欲承汝而俾汝共享其康樂則今日之事非是汝有過咎近乎謫罰而遂迫汝以遷也

予若籲懷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

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盤庚上既言我遷都本為民計非以汝有罪而罰之故此遂言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籲呼也與無棄籲天之籲同盤庚謂所以呼召爾臣民進而教告使之懷安于此新邑者非我一人之私計也亦惟爾臣民蕩析離居之故是以釋利而遷將以大從爾志也林少穎謂盤庚之遷民咨胥怨今乃曰丕從厥志何哉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

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亳邑之遷實斯民之利惟其為浮言揺動故從于口者咸有不樂之言若有幡然而改以其利害安危之實而反求于心則固知遷之利不遷之害矣是盤庚所謂從厥者正蘇氏所謂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也惟盤庚不從其口而從其志故爾言雖怨咨未已我于是試與汝共遷以安定厥邦也既言今日之遷將以安定厥邦故遂責之曰我心憂念爾衆如此汝乃

不能憂念我心之所困病者在于民之不遷方且相與怨嗟不宣布爾之腹心敬念以忱誠感動我一人如此則是汝自取困窮自取病苦而已譬如舟之載物不以時而濟則將臭敗其所載蓋耽地瀉鹵不以時遷則沉溺無所不至矣故又繼之曰爾忱不屬惟胥以沉屬逮也蓋謂汝不能以忱動于一人是爾之忱誠有所不逮也忱誠不逮則失可遷之時而相與及于沉溺之患矣如此則是汝之所見進退無所稽

攷徒自肆其忿怒不遜之意果何時而瘳也故曰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盤庚上既言汝衆不遷是退無所稽攷徒自肆其忿怒何時能已故此遂言汝所以自肆忿怒者以汝不為長久之謀思其不遷之災是汝自勸勉于憂愁之

道也所謂自勸勉于憂愁之道即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惟汝衆皆自勸以憂是汝有今日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也無久長之計則禍患將至何以得久生在世之上乎此益責其不能遠慮也盤庚既責其不能遠慮故又告之曰汝雖不能遠慮無意于遷然其意已決命汝之言已一定而不易汝當傾心一意順從以遷不可復鼓浮言以惑衆聽若鼓動不已則如穢惡之物令幸況伏在下不可攪

動若攪動之則是起穢非特臭及他人亦所以自臭

譬如浮言昔時鼓動今幸稍息民有從遷之意不可

再鼓若再鼓則非特害民而汝羣臣亦自害也盤庚

既責羣臣使不得起穢自臭故又告之曰我所以再

三如此訓飭汝等者實恐其中有人狥其私利不顧

國家大計則倚託汝之身而迂僻汝之心使怨嘆而

彼得以為辭故予所以再三訓飭不能自已也殊不

知我所以再三訓敕于汝者實以遷都之事將永汝

命于新邑故我順天意而從事將迎合天意續接汝
命于天也我豈以威脅汝哉凡欲奉養汝衆而已故

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盤庚上既言今日遷都將以迓續民命于天汝衆不

可不遷故此又以見鬼神之際禍福之理微之盤庚謂我思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乙諸君勤勞爾先祖擇民利而率民以遷故我所以今日大進用汝于列位者將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其所且視我無忘先世之德也我意既如此苟今日之遷不能明慎刑政率民以遷則是失其政也既失其政而使臣民皆久陳于此耿邑以速沉溺之患則無以慰我先王與爾祖之心故我商之高后乃赫然振怒于上天大重降

其罪疾于我曰耿地圮壞如此汝何虐害吾民而不視民利用遷乎我不能率民以遷則高后固降以罪疾若汝萬民不以生生為念與我一人謀同其心相與以遷而乃肆為浮言以鼓惑天下則我商之先后又將大降罪疾于汝衆民曰耿地如此汝何不與我幼小之孫有所親比相與共遷乎此皆是我先王有明爽之德在天見汝衆民傲慢不從故有罪疾自上天而降加罪于汝汝于此時不知以何辭導迪于天

而自免其罪疾乎故曰汝罔能迪所謂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盤庚言此葢以商人尚鬼故以禍福恐動以也林少頴謂盤庚三篇言神后皆指自湯而下至于祖乙凡遷都之主也而稱謂不同者特變文耳亦猶舜典言藝祖文祖本無異議而先儒乃以為指湯而言其說非也按下文云古我先后與般降大虐先王不懷皆是泛指遷都之君此文與上意實相連接安得以為指湯乎況此文指臣民之先世皆云乃

祖乃父而盤庚之世距成湯遠甚其盤庚臣民之父祖無有逮事成湯者以是知所言神后高后先后大抵泛指遷都之主不特指湯一人而不及其餘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盤庚上既言汝衆不與我同遷則我先后必加罪疾

于汝至此又恐臣民以為先王雖欲罰我而我先祖父豈不欲救我哉故盤庚于是又言汝先祖父必不救汝之意也盤庚謂古我先后既以遷都之故勞爾祖乃父故我于是用汝為我容民畜衆之官所以答爾祖父之勞也今汝為吾畜民之官乃有戕賊吾民之意在汝之心蘇氏謂則象也有戕民之象見于心汝既有戕民之則在心則我先王悪汝必罰于汝必先有以慰汝祖父之心使之不得救汝惟我先王有

以安慰汝祖父則汝之祖父亦將斷絶而棄汝坐視汝受先王之罪疾以致死而不救也然此特坐視先王之罪不救而已若夫我國家或有亂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在列位不以天下國家為念眷戀䟦邑之沃饒偹具兼有貝玉惟知貪冒貨賄莫知紀極則汝祖父不特不救而已且將大告于我高后使我高后作為大刑罰以及其子孫開導啟迪我先后大重降其不祥之事以加乎其身矣貝水蟲古人取其甬以為

寶如今用錢玉即寶也盤庚言此蓋深戒羣臣使之知鼓動浮言不肯遷都者不特先王降罰祖先不救祖先且將勸導先王大降誅罰以及其子孫也林少頴謂鬼神之理藏于幽冥杳忽之間不可以形容相像求今盤庚與臣民言其遷都之意而及先王與臣民之祖父所以相告語與夫所以振怒不悅而降以罪戾之言無所不至豈人之死也其君臣父子相與處于鬼神之域蓋自若也無乃近于男巫女覡之見

哉葢達于至理者然後能知鬼神之情狀盤庚之遷所以奉承先王之心而臣民傲上從康不可訓誥若此必以為先后震怒而不赦者葢盤庚極其理而推之知鬼神之情狀故其言雖若親與鬼神相接而不為厚誣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新邑往哉生

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不易釋文作以鼓反今當依鄭玄作如字讀盤庚上既言以鬼神之情狀告之使知所畏懼不敢不遷故于此又嗟嘆而言所以決其計也盤庚之意蓋謂今我遷都之謀慮之已熟故所以告教于汝者已不可變易汝當長敬此憂恤之事與我同憂其憂不可相絕遠而使上下之情不通也蘇氏謂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心一德而或相絕遠則怠矣此說是也君

臣與民一不可相遠故汝臣民須當分謀而念所以遷都之事所謂分謀者謂各以類相與謀也既言分猷念以相從又言各設中于乃心者盤庚之意謂汝臣民今日所以不肯遷都者緣各有私心故為浮言之所惑今欲以類相與謀其遷都之事要當各設中正于乃心則其心正而無私則浮言不能入矣其或有不善不道之人覆違顛越我之教命而不恭敬者徒欲在此舊都時暫遇人而行姦宄之事如是之人

皆不能設中于乃心者也故我于是論其罪之輕重輕者則劓割其鼻重者則殄滅之至于死無所遺漏而再得生育之道所以如是者蓋以傲上從康告教至此猶不知化是頑嚚不可話言者也盤庚不欲使得易種于兹新邑也唐孔氏謂易種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盤庚所以絶其惡類不使易變其種類于此新邑也盤庚旣告臣民謂不肯遷者我必誅不赦故又飭之曰

汝衆須期于必往能往則能厚其生生之理惟往于新邑而可以厚其生生之理故我于是將涉河試與汝衆遷于亳都以永長建立爾之家使汝子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故曰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林少頴謂此篇既遷之後盤庚恐民未盡諭其遷都之意故又為之反覆告諭以申前篇之義葢其愛民惻怛之意實充于中故優游寛大之語自然發于外也盤庚之遷始也臣民傲上從康咨嗟胥怨君臣上下之道判然而離終也乃不變一法不戮一人而臣民莫不中心悦服樂以從上無黽勉不得已之意者葢盤庚發言能順民所欲而利導之故能定天下難定之業斷天下難斷之疑史官探討未遷之前與既

遷之後所以與臣民言者以遺後世欲使為人君者知舉大事決大謀而臣民未敷則所以曉諭之者當如此也然則此篇之首必言盤庚既遷者謂既渡河而至于亳邑也奠厥攸居者謂既至亳邑而君民各定其所居也乃正厥位先儒皆謂正郊廟社之位然不應既遷之後而後定此位如成王營洛必先經營位成而後成王至新邑若使盤庚既遷而後定位則上而宗廟有暴露之患下而百姓亦有徭役之困非

古遷都之道也然則此所謂正厥位者乃既定君民所居于是正君臣之位登進于朝與之論遷徙之勞而安慰之故繼之曰綏爰有衆言論其遷都之意以慰其心而安此有衆之情也自無戲怠以下即盤庚綏爰有衆之言也盤庚之言謂汝衆既遷此新邑當黽勉赴功務為勤勤不匱之事以圖長久之計不可以遊戲怠惰而生驕奢之心遂至速禍災使大命顛覆不存或當懋建大命可也盤庚言此蓋祖乙圮于

耿乃天將永民命于新邑故我之迓續乃命于天也今既遷矣則我所以續其命者至矣在爾民固當勉以自立其命盤庚既告以無戲怠懋建大命又言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者盤庚謂我今日既遷我其敷布我心腹腎腸不匿厥旨徧告百姓以我所遷之意也罔罪爾衆者謂昔日未遷我諄諄告汝以不遷則必罰無赦所以如是者凡欲以去其傲上從康之心無肆其讒慝以敗國家之大計而

已令爾既從我以遷則我不復罪爾衆矣我既不復罪爾衆則爾衆須當安居樂業無以既遷之後遂共為忿怒相與協比肆其讒言以毀我一人也故繼之曰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

非敢違卜用宏兹賁

盤庚上既言今日遷都已定爾衆不可共肆譏言故此遂言先王所以遷都之意也古我先王指成湯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莫能安定湯欲增廣前人之功于是始居于亳依山附險而居按立政三亳鄭氏云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則知此言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者蓋指成湯遷亳所以大契之功也以亳邑依山故言適于山者林少頴謂耿地瀉鹵不利

稼穡民多舍本趨末惟亳邑依山而居土高而地瘠其民皆知力穡故湯居亳則民當伐夏之時猶有不恤我衆舍我穡事之言則居亳而民務稼穡也可知惟居耿則趨末居亳則務本此盤庚所以必欲法先王適于山而遷于亳也旣言適于山又言用降我凶德豈適山果遷以降凶德耶蓋適山則敦厚務本而勞勞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吉德升而凶德降蓋驕奢淫佚皆凶德也惟適山可以降凶德此成湯之所以

能成其美功于我國家也故曰嘉績于朕邦盤庚既言先王成湯欲大前功故遷亳依山而居將欲降凶德而成美績故此遂言耿地不可居之意葢以耿地乃瀉鹵之地我民用揺動分析離其所居無有定止是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拯救故我之遷亳亦欲效我先王之適于山也今之臣民乃謂我何無故震動萬民以遷都之勞是何不體吾意之所向也又況今日之遷非盤庚私意乃上帝以我高祖成湯盛德大業

將使其子孫復興其業故祖乙之圯于耿乃降亂于我家將以啓吾遷都之謀也此言亂越我家正如路溫舒言禍亂之作天將以開聖人惟上帝欲復成湯之德故使民蕩析離居而以禍亂啓我國家故我今日所以能篤敬而恭承民命以永宅于此新邑也遷都而言承民命者蓋遷都之謀天使永民命而君則敬承之正如上篇言迓續乃命于天也盤庚既言遷都之意如此故又告之曰今日之遷爾衆不欲而我

欲之非我幼冲之人敢廢爾卿士大夫之謀也爾皆傲上從康其謀不善故我不用爾若善則我無有不用也故繼之曰弔由靈弔至也由用也靈善也言至誠用善謀也然則今日之事爾不欲而我必遷蓋不敢違卜將以恢擴宏大我商家莫大之業而已故繼之曰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

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邦伯一邦之伯葢諸侯也師長衆官之長葢六卿也百執事之人則凡執事之小臣乃六卿之屬也盤庚前反覆言遷都之意備矣故此又嗟嘆其事呼衆臣而勉之使之既遷之後各勉力于國不可復狥于私也盤庚之意謂今日之遷乃吾所深憂不得已如此今既遷矣謂邦伯師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憂吾之

憂而加惻隱之心不可復如前日鼓動之時誠能惻
隱則我將勉力簡拔賢才以輔助于爾與其同心協
力念以欽敬我之衆民然我之用賢亦不敢輕苟順
貨財我不任也但能果敢而敬于生生之道者與相
鞠養于民者與能謀人而保安其所居者如此之人
我則叙其勤勞而欽敬之非此我不用也盤庚此言
葢以前此富家巨室所以不肯遷皆縁總于貨寶故
安土重遷今盤庚恐其既遷之後復總貨寶念耽邑

之儲畜怨積于中而不恤國事故以好貨自私者則不用能厚民生而安養于民者則用之如此則在位之君子庶幾不敢念前日之貨寶而盡瘁于國家矣盤庚告之之意如此又恐其未明己意故又告之曰今我既進爾而告爾以我志之所順與不順者所順者則既遷之後能念國家而施實德于民者也所不順者則既遷之後悼念貨寶而不恤國事也盤庚謂我進爾而告爾以我志之順與不順我之言無有不

敬未嘗敢戲言故為爾衆臣者須當體我此意不可復總聚貨寶惟以是厚民生生之業自用其心以此而布敷德澤於民不特今日行之而明日則變之也長任此心而不變可也故曰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蘇氏謂盤庚遷都民怨誹逆命而盤庚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戒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商所以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自用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不辨誠哉蘇氏之言也故特表而出之

尚書詳解卷十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韋協恭

尚書詳解卷十四

宋 夏僎 撰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夢得說論者多矣周恭叔謂高宗即位甘盤遯世朝多具臣傅說賢而隱于版築之間一旦舉而用之天下未盡厭服故託夢得以旁求于天下置諸左

右如天所授則羣臣莫敢疑然後傅說之道得以行若不素知其才而以夢取之則與後世按符命用人何異據周氏此說則高宗之夢非真夢如是則高宗亦偽矣以偽待天下豈所以為高宗乎沈光朝則謂高宗之夢則有之矣高宗舊勞于外人之賢否無不知之則傅說之賢高宗知之必矣既知其人之賢而思有以致之精神之極格于上帝則其所夢協其所思不必疑也後世不必疑其事之怪誕而美其注意

之深則善矣據沈氏之說則是高宗知傅說久矣欲用而未果故形于夢因夢而遂用之夫人君操用人之柄患不知耳茍知則用之在君何知之久而用之不果必形于夢而始用之若使不夢則傅說將老死耶故此二說周氏大不然沈氏則近之而非惟伊川程氏謂高宗至誠思得賢于夢寐故朕兆先見亦不忘于夢寐之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于巫祝亦然今有人煉誠心而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譬

如懸鏡物無不照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詳攷此言則謂高宗所以夢說者非高宗先知有說而後思之思之而後形于夢也高宗知欲得賢佐而已誠心盡于此則賢夢應于彼如明鏡非有心于物鏡設于此則物自見于彼此說極善故序書亦謂之高宗夢得說則說之得實自于夢也非既得而思之然後形于夢也然則此書之序必言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者盖高宗亮陰急于圖治

夢想賢士誠意所通上格于天上天畀之賚以賢佐故高宗遂于夢中得傅説形像求諸在位而不可得乃使百官經營而求諸田野所謂營求即物色求之也已而果得傅説于傅氏之巖時説以賢德而隱代胥靡人築傅巖之險故百官以像求之果與形肖遂聞于高宗而高宗用之始立以為相終尊以為師朝夕與之講論為治之大方學問之要道史官序其事故為此三篇故曰作説命三篇必謂之説命以高宗

以言命傅說故謂之命猶冏命畢命之體也

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宅憂居喪也亮陰亮信也陰默也信默而不言也史官將序述夢得良弼之事故推本其所以然之故謂高宗居小乙之喪誠信淵默三年不言所以不言者以居親之喪內懷憂慼之情不暇及于政事國政皆

聽于冢宰故高宗特盡其慈而盡其信所以亮陰而不言也既除喪則冢宰復厥辟可以有言矣而高宗則猶不言是可以言而不言也可以言而不言故羣臣于是嘆而進諫于高宗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蓋人之有生孰無天命之性非明哲則不足以知之惟能先知先覺則足以謂之明哲既先知先覺必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所以能為四方之取則也羣臣言此蓋謂先知覺能覺後知覺

今高宗以天子之尊為萬邦之君則天下所望以覺其未知未覺也故羣臣于是又言曰天子為君萬邦百官遵承以為法式者實人君也百官所遵承者既在人君故人君有言則可以為教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受其號令今高宗既免喪新即大政則出言以聳動萬方正其時也而乃猶未發言宜羣臣所以以此進戒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

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羣臣既恠高宗除喪之後當言而不言進諫于王故高宗于是作書以告之曰我既除喪非不欲言也但我自念以我一人表正四方實恐德之不善無以率天下故未敢言但恭敬淵默沈思治道庶幾有德而後言已而思之既深誠感上天果然于夢寐之間見

上帝其賜以良弼將以代我出言而令四方則我之不言非不言也有所待而後言也既告以上帝賚良弼之說于是乃審度思念其夢中所見之形像俾之以夢中所見圖以為形以此之形徧求于天下果于傅氏之巖得其築堤之人名說者乃與此形相肖傅巖在虞虢之界史記殷本紀是時說為胥靡築于傅險胥相也靡隨也胥靡蓋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傅說賢人身不坐罪為胥靡人代築以供食耳時傅巖

之下通道所由有水壞道故常使胥靡人築護之也

高宗既得說于傅巖與夢像相肖于是即立以為相

又置之左右盖以冢宰而兼師保之任也如君奭之

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則周召之

相成王不特統百官均四海而已又處左右為師保

而輔成君德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

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既用傅説為相又置諸左右使居師保之任故此遂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蓋大臣事君當先立其大者不當屑屑于小節孟子曰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則所謂大人者豈非格君心之非乎高宗惟深明乎此故其命傅説為相未嘗言及于政事而先處之以師保且命之使朝夕之間納其誨言以輔翼我之心者蓋正君而國

定此正所謂先立乎其大者高宗既命傅說使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故又託微意設喻見其所以望之者如此其急其意蓋謂金欲成利器則不可以無礪巨川之患欲濟則不可以無舟楫大旱之世欲蘇苗稼則不可以無霖雨金欲成器而無礪則鈍巨川無舟楫則不可涉大旱無霖雨則苗稼不可蘇此三者皆望之切而賴之深欲傅說之納誨也其意激切故言之不足設喻託意以盡其情耳其所以重複言之

非有他意也或者見其有此三喻乃從而爲之說以爲每句皆有所託故王氏乃謂若金用汝作礪者使之治己也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者命之使濟難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者命之使澤民也是皆附會穿鑿以求高宗之意據此上文言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下文言啓乃心沃朕心者則是高宗于此其與傅說言者大抵欲成就其己德而已未及乎濟難澤民也惟高宗設上三喻皆欲傅說濟己所不逮故繼之

曰啓乃心沃朕心葢欲傅說念前三喻盡發其心之所蘊有犯無隱朝夕納誨而沃我之心也沃如水之沃物葢渴其言甚久故望其沃我也高宗既欲傅說啓乃心沃朕心又恐其未出于忠言正道故又設譬以告之曰必欲沃我當用忠言正論寧使苦言難入不可謟諛以求媚譬如藥之救疾若不苦口服之至于瞑眩而瞶眊則不足以愈疾當用直道寧以直道見疎不可以邪道取媚譬如徒跣而行者當視平地

而行若弗求平地而乃求于速至遂由邪徑而蹈絶崖則非徒勞力亦以傷足故傅說之沃高宗所以必貴乎用苦言直道也

惟曁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上既責傅說使之盡啓沃之心如藥必苦口跣

必視地故此又責之使與王朝之臣同心協力俱盡啓沃之誠也蓋傅説既作相而總百官則自卿士而下皆其屬也故高宗于此必欲傅説與其僚屬無不同心協力以匡正汝君之心而成就其德使其君率循上古之先王道迪我高后成湯之德以安天下之兆民也故曰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林少頴謂上言先王蓋指商已前之王天下者下言高后蓋指成湯若康誥言往敷求于商先哲王别求聞由古

先哲王則此言先王為成湯已前之賢王也明矣高宗既以其所以期望傅說者反覆告之故此又嗟嘆而勉之曰嗚呼我之命汝言已盡矣汝誠能敬我是命則我之德庶幾有終矣汝可不勉哉故曰欽予時命其惟有終高宗既再三責望如此故傅說于是以其啓沃之辭而復于王此復于王在荀子所謂大忠以德復君之復同蓋前託作礪舟楫霖雨以見其望之之切故說之復王亦託木從繩以見后從諫之意

蓋木之生也有曲有直豈能皆正惟從繩墨之彈畫則作為器用無不正者亦如人主所行豈無善不善于其間惟能從諫咈咈則善能遷不善能改斯足以成其德惟人君能從諫而成其德則人皆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況在朝之臣豈有待命而從諫者雖不命亦將承上意以納諫如是則誰敢不敬順上命者哉傅說言此蓋喜其君許之以言而不諱故說亦願罄其言而無隱也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周官冡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則總百官者實宰相之職也高宗得說爰立作相實命之使總百官也說既承王命而總百官故于是嗟嘆而進戒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蓋天之所以為天者純亦不已故明王于是承順其道體其不已之意而建諸侯之

邦于外設天子之都于内于邦則立諸侯以治之而謂之君公于都則立天子以治之而謂之后王猶以為未也又各為之命大夫與衆官之長以承奉于諸侯天子而共致其治凡所以如是豈欲肆為逸豫而以位為樂哉惟欲體上天日新不已之道協心戮力以治斯民而已傅說此言蓋欲高宗與己共憂勤以圖治不可謂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欲以事盡付之傅說而已不復加之意也林少頴謂天子宅憂百

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既除喪然後天子親政此禮之常也今高宗既免喪而猶不言羣臣無所稟令懇請甚堅而高宗乃謂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其意蓋欲終不言而求其良弼以代之也故既得說則命百官總己以聽之若其宅憂之時無復致疑其間故史官推本其意而言惟說命總百官也余謂少穎此說固似有理要之總百官亦是宰相常事如周官言統百官均四海則宰相未嘗不總百官雖不必泥于

百官總己之文亦可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傅說上既言高宗以明王奉若天道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故此遂言明王所以奉若天道者無他惟在憲天聰明之德而已蓋天之聽也不以耳而以民之聽為聽故聽而合天下之公天之視也不以目而以民

之視為視故視而亦合天下之公惟天之視聽本乎天下之公理故人君誠能法天之視聽以為一己之聰明惟視聽無私而聞見達于天下者日新而不已豈復有逸豫生于其心哉惟人君既憲天之聰明日新其德于上則臣莫不欽若而稟其令民莫不從人而向其化矣此豈人君求其如是哉天以民為聰明君能憲天則君之聰明亦民之聰明也以民之聰明而臨御于臣民則欽若而從乂亦自然之理也傳說

既言人君聰明當法于天故又言賞罰之用尤不可不謹蓋天之所以聰明不過命德討罪人君于命德討罪之際能以公心處之不以私意撓乎其間則雖未嘗屑屑然求合于天而聰明自與天無間然矣此傅說所以既言人君憲天聰明則臣欽若民從又而又繼以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蓋人君言出于口則為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茍口之所命者非其人則適足以自取

羞辱故曰惟口起羞甲冑所以被于身而禦寇也無故而被甲冑則適所以自致寇戎故曰惟甲冑起戎此二句葢傅說言命德討罪不慎則其失如此也既言其失于上故遂言人君所以命德討罪者惟當使衣裳在笥干戈省厥躬可也葢口起羞故衣裳寧藏于笥不可輕以予人甲冑起戎故用干戈以加于人不可不省躬無罪然後致討此葢言賞罰之用禍亂之所萌而其施之則不可不慎也賞罰之用既如此

之重故王惟能以此二者為戒信此二者誠不可輕信則賞罰之行皆當功罪而無不明矣無不明則設施無不善故曰乃罔不休林少頴謂甲冑干戈皆兵器也自其被于己而言之則謂之甲冑自其加于人而言之則謂之干戈此語法也其說亦有理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自此以下又告高宗以為政之要術也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此告高宗以任賢使能之事也治亂之本在任官之當不當故人君欲官其人必其人之能可任是官者然後官之不可以私愛而官之也既官而使之矣又欲賜之以爵必其任官之後有以賢于人而實有德者然後

爵之不可以惡德而進之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所謂官者蓋使之居卿大夫士之官而以治其事也所謂爵者蓋既居其官賜以卿大夫士之爵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告高宗以舉事之方也蓋人君欲有所為必審慮于心果善矣然後動不可以不善而妄動既善而可動矣則又當度其時之可為然後為之則為之而成動而有功也蓋不善而動固不足以成功既善而動不以時則亦不足以

成功如裘葛之施于體飲食之充于口其謀誠善也
倘夏而裘冬而葛則用非其時雖善無補于體渴而
食飢而飲雖善無益于口此傅說所以必欲慮善以
動而動又必以時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此告高宗以不矜不伐而享國盈成之業善者人之
所固有智愚賢不肖皆有之何足夸哉惟不知善之
為善者斯善矣苟稍有寸善侈然自大若人皆不能
而我獨有者則所有亦小矣豈所謂善之大者哉宜

其喪厥善也能者能是事也如禹能水稷能穀者是也然禹稷豈知其為能哉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故不忍坐視其溺而疏決百川禹初不知其為能也惟不以為能故能以成功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饑之故不忍坐視而播百穀稷亦不知其為能也惟不以為能故能成功使禹稷自以為能而矜之則胷中亦小矣豈有小器而能載大者此其所以喪厥功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此告高宗以豫備不

虞治不忘亂之事也事事者非一事也惟事事乃其有備者謂事雖不一而皆有備也惟事事有備則危亂之釁無自而生此有備所以無患也一說又謂事事者從事于事則乃能有備有備則無後患此說亦通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此告高宗以遠小人樂聞過之事也蓋君子得寵則恭小人得寵則侮然小人于君亦本不敢肆陵侮之心惟人君自開寵嬖之門以幸小人則小人始敢侮上是啓寵乃所以來小

人之侮也人誰無過過不憚改則善矣苟有過而恥之則人之指謫其過也必不能無媿遂致文飾其過殊不知文飾小過乃所以遂成大非此傅說所以又欲無恥過者恐恥過則文過文過則作成其非故也傅說自此以上其深思熟慮為高宗謀者無所不至故又總結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言如上所云其所慎者可謂衆矣然其本則在人主先正其心術而已故傅說必欲高宗惟厥攸居蓋居者有所主于

中也中有所主則發于政事必不駁襍所謂政事即上所言者是也此正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傅說上既告高宗為治大要反覆迪導其心志既以盡矣于此又念高宗心術猶有黷于祭祀之失若高宗肜日之戒則黷于祭祀可知矣惟高宗所蔽在此故傅說于是又告之曰祭不欲疏亦不欲數惟疏數得中則善矣苟不得中而徒以數祭為厚于鬼神則黷于祭祀矣黷于祭祀則雖曰敬之乃所以為不敬也然黷

于祭祀所以謂之不敬者以禮煩則紛亂而難行故施于事神則難以格其來享也故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張彥政謂自明王奉若天道至政事惟醇所以長善也黷于祭祀以下所以救失也此説是也

王曰旨哉説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説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説不言有厥咎

傅説上既反覆以治道之大原君術之至要告高宗

故高宗于是言旨哉以味其言也蓋高宗得傅說虛心屈己徯聞至忠之誨為日久矣至是而聞所未聞理義悅于心而無厭故遂言旨哉以美之也旨美也古人于飲食之美者以旨言之若言君子有酒旨且有是也蓋高宗聞說言如美味悅口饜飫充足故曰旨哉者味之深也既味其言矣于是呼說而告之曰爾之所言我當佩服而行之茍汝不善于所言則我雖欲聞而行之不可得也故曰乃不良于言予罔聞

于行高宗既許傅說以行其言矣于是喜其諫之行言之聽遂拜而稽首盡敬于君勉以行之之難而冀高宗不倦以終之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所貴乎知之者惟欲其行之而已知之不能行則與我為二雖嘉謀日接于耳是他人物非已所有也知而行之則與我為一凡嘉謀接于耳者皆能躬行之能躬行則善皆其所有也惟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如此故傅說所以告高宗曰知之非

艱行之惟艱也然行之惟艱矣苟能一日用其力則亦何難之有凡高宗之于傅說已許以乃言惟服則是非特知言之善而又欲以必行也故傅說于是又言王誠不以行之惟艱則信能合于先王之成德矣蓋湯所以能成就其德惟以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而已今高宗誠能不以行之惟艱則是能合成湯之用心高宗能以成湯之心為心則于傅說之言無所不行也言既無所不行則人

皆輕千里而來告以善況在朝之臣哉傅說所以又言王能行而說不言則說有咎也故曰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高宗上二篇既言傅說為相而說反覆告以治道故此又以學問之事資于說焉來汝說者呼使來將告以願學之意也台小子舊學于甘盤者高宗自謙而稱我小子昔甞學于賢臣甘盤也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者此又高宗告說以學甘盤不克終之意也但此有二說二孔則謂高宗為王子時既學于甘盤而中廢業遯居田野後入居于河又自河往亳盖是高宗父小乙欲使高宗知民

艱苦故使居民間既廢業而居民間遂無顯明之德故謂之暨厥終罔顯此說本無逸之言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故以遯于荒野爲爰暨小人之事蘇氏則謂武丁爲太子時學于甘盤及即位而甘盤遯于荒野武丁使人迹其所往則居于河濵自河徂亳不知所終武丁無與共政遂相傅說此說則以遯于荒野爲甘盤之遯二說不同林少頴則以爲當從蘇氏沈博士則謂當從二孔以今攷之孔說有

據故當從之高宗既謂我初學甘盤後來既遯在民間與甘盤異處後終至入亳即位迄無顯明之德故今日所以有望于傅說訓迪其志蓋高宗之志在于成就其德故欲傅說啓迪其志意而引之當道也高宗既欲傅說訓于朕志故又指物興喻以見其願學之志蓋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猶人君雖美質必得賢輔導乃能作聖作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麴糵得中乃能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

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于君不可上下相同當以柔濟剛以可濟否則左右規正其君之德乃和也今高宗之意正欲傅說匡其不及將順救正如酒人羹人以甘苦鹹酸相濟成味故既以酒醴和羹為喻于是又繼以爾交脩予罔予棄者蓋欲其可否相濟以輔予不逮終始相助不可復如甘盤之中棄也高宗既望傅說以可否相濟故又許必行其言曰予惟克邁乃訓蓋謂爾誠能交脩我而不棄我則將佩

服汝言而力行之不敢失墜也一說又謂喻以酒醴之待麴糵所以望傅說之發其未有也喻以和羮之待鹽梅所以望傅說之和其既有也說雖善而牽合故不從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

又列于庶位

高宗上既以學問之事資傅說故說于是遂告高宗以學問之說馮孔氏以此言王人猶云王者少頴謂以王人為王者無所攷據按王氏謂此言王人求多聞乃傅說稱王而告之曰人之為人貴乎求多聞也此說為善如禹告舜曰帝光天之下亦是稱帝而告之也蓋傅說既承王命資以學問之道故說于是稱王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乎多聞之富者非欲茍知

之而已蓋將以建立政事也然雖務于多聞以建立政事而所聞又有正有邪有是有非雖多聞而皆淺近不根之語又何益哉故于是又言于王曰人之求多聞者固欲建事又必學于古訓則多識前言往行故發于政事必有所獲如三代得天下以仁故所獲乃至于卜年卜世之長且久茍徒務多聞必欲窮耳目之所不及以為多而不能師法于古又安能享卜年卜世之永哉此傅說所以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匪說攸聞也傅說既言學古則有獲不師古則不能永世故遂以告高宗以學古之方蓋為學之道不可自是不可自怠惟順其志凡告以善者皆樂從之而不拂務時敏而朝夕于斯不敢少懈則凡有所脩者無不從欲而至我欲仁而仁至者厥脩乃來之謂也既所脩從欲而至又不可謂為善止此而已又能懐此遜志時敏之誠不敢少怠則道積于其身矣若夫以道教我者特學之半耳豈可謂道盡于此哉但能

因師之所言而逆其所未言則其功全矣故傅說于是又告高宗曰教我特學之半耳惟因其所教而吾自能始終有常于學則德日益而不自知矣德日益而不自知則又深于道積于躬蓋道積于躬則猶有可見之迹惟日益而不自知則德與我為一不知德之為我而我之為德也傅說言此蓋謂為學之道不可求全于師惟在因師而自得其學蓋不欲高宗取足于師而欲其深造而自得也傅說既告高宗以為

學不可取足于師而在乎自得故又告之曰令王必欲盡學問之道不必他求但鑒視先王成湯所以為學之成法而躬行則所謂學古而克永世者斯無過矣葢湯學于伊尹自有成法高宗但鑒視之則無過矣高宗既能學古而舉事無過則傅説用能欽承其德而廣求俊乂以列于庶位而共致其脩輔之功也故曰惟説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王曰嗚呼説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傅說工既告高宗以學問之道故高宗于是嗟嘆其言之善而告之曰我恭默思道渴于得賢今既相說而說又能反覆告我以學問則自今以往四海之內

無不仰我之德者乃汝有以鼓舞而動化之也高宗既言海内仰德本乎傅說之動化故遂以股肱為喻以見君臣相須不可相無蓋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股肱之助無股肱則不得為人人主所以能成其聖德者以其有良臣之助無良臣則無以成其聖蓋君臣相須義均一體也高宗既以臣喻股肱于是又引成湯疇昔所以學于伊尹者以見其意先正保衡謂伊尹昔為保衡乃先代百官之正長也故謂之先正

保衡高宗言此蓋謂伊尹昔者自畎畝而起作成先
我成湯之德毅然以致君澤民自任其在于君則曰
我不能使君如堯舜之君則其心媿恥若有市朝之
撻其在于民有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者則曰是我之
罪伊尹所以如此者蓋伊尹昔在畎畝常欲使君為
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今既任天下之重故君
不堯舜民不被澤則自以為媿自以為罪也惟其自
任如此故能保佑我有功烈之祖成湯其德足以格

皇天而無以復加令傅説起于版築居于冢宰與伊尹之事實同故高宗所以亦欲傅説推伊尹致君澤民之心而庶幾以道顯明輔我以成堯舜之德亦如伊尹之相湯以格皇天無使伊尹得以獨擅其美名于我商家也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高宗既欲傅説輔相于己無異于伊尹之相湯故又申言君臣相濟之義謂君非得賢則無人與之共治賢非得君則無人與之共天位食天禄君臣相須如此故爾傅説

當須輔乃君之德使之足以仰繼于先王而永安天下之民也故曰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惟高宗所以責望于傅說者如此其重故傅說亦喜其仰成之意于是拜而稽首盡其敬而欽承之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所謂對揚者高宗以美命加乎己故傅說願展盡底蘊庶幾有成足以荅高宗仰成之意而發揚之也少頴謂人君之學與匹夫異固不在乎章句訓詁之間如學士大夫之一藝也不過學為堯舜

而已不學堯舜而云學是陳後主隋煬帝之學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惟高宗之學則所謂學為堯舜矣蓋伊尹事湯以堯舜之道事之也今高宗以成湯自期以伊尹期傅說則其所學豈非學為堯舜乎此說極善

尚書詳解卷十四